

小说
散文
诗歌

吴忠文学

精品选

(下)

WUZHONG WENXUE JINGPINXUAN

兰德明
主编



黄河出版传媒集团
宁夏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吴忠文学精品选(全2册)/兰德明主编. —银川:
宁夏人民出版社, 2018.7

ISBN 978-7-227-06931-7

I. ①吴… II. ①兰… III. ①中国文学—当代文学—作品综合集—吴忠 IV. ①I218.43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182862号

吴忠文学精品选

兰德明 主编

责任编辑 杨 皎 赵学佳

责任校对 白 雪

封面设计 赵 倩

责任印制 肖 艳



黄河出版传媒集团

宁夏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

地 址 宁夏银川市北京东路139号出版大厦(750001)

网 址 <http://www.yrpubm.com>

网上书店 <http://www.hh-book.com>

电子信箱 nxrmcbs@126.com

邮购电话 0951-5052104 5052106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 宁夏银报智能印刷科技有限公司

印刷委托书号 (宁)0010329

开 本 720mm×980mm 1/16

印 张 43 字 数 600千字

版 次 2018年8月第1版

印 次 2018年8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227-06931-7

定 价 78.0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谨以此书献给改革开放40周年，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，地级吴忠市成立20周年！

编委会

主 编：兰德明

副主编：赵永红 白建国 杨宗麒 张月琴

编 辑：马 悦

责任编辑 杨皎
责任校对 白雪
封面设计 赵倩
赵学佳

散文

目 录 / CONTENTS

母 亲	杨宗麟	423
雨在天堂	马慧娟	429
竹林意象	柳向荣	437
最后的队列	李振娟	452
千年河坛	包作军	457
熬煮的光阴	马慧娟	473
玉米味的月光	冰 静	483
稻花香里说地三	包作军	487
和 解	马慧娟	497
乡近情更怯	岑国义	503
供销社	李振娟	508
高僧何在	柳向荣	513
老院子里的旧时光	李振娟	531
西部的草原	莘景林	536
驮 垛	白利彬	541
乡间的邮电所	董永红	545
驯走马	白利彬	548
箍 缸	马 悦	551
匆匆过客	蔺小梅	561
夜月明	田 埂	564

啊，月亮	杨森翔	570
月亮悬在高空	余海堂	576

诗 歌

尽余欢（组诗）	马占祥	583
我只是静立了许久伏着窗沿	张 联	588
去旅行（组诗）	马生智	597
牧羊情歌	王学军	601
三月哀歌	锁桂英	607
黄金龙诗歌	黄金龙	610
张联诗歌六首	张 联	612
院子里的桃花开了（组诗）	马 超	618
秋日遐思（组诗）	马 超	622
夏日里的秋风（组诗）	吴光石	625
诗三首	王学军	634
白色的火焰（外三首）	马存梅	636
雪花来自隐藏的唇齿间（外五首）	锁桂英	639
感受生活（组诗）	黄金龙	644
诗三首	岑国义	649
方寸之间（组诗）	黄金龙	650
蓝色遐想（组诗）	金 兵	654

报告文学

一篇小说所引发的维度思考	白建国	661
情系高原		
帕米尔边防军营采访笔记	刘志海	666

散
文



母亲

杨宗麒

洁白的盖头，黑色的衣服，瘦弱的身形，微驼的背影，母亲从40多岁起，就给我这个样子的印象，现在78岁了，看起来还是那个样子。岁月早早就让母亲变得苍老的身形，在我们儿女的心里至今都无法抹去。现在，母亲的容颜好像再没有变化。每次见到母亲，这个奇怪的念头就会冒出来，很快又被忙碌的现实扰乱了。

母亲常说一句话：想起过去的日子，不知道是怎么熬过来的！

因为家里姊妹多，还不到12岁的母亲就被奶奶领进门，服侍婆婆，照顾父亲弟兄四个和一个妹妹。让母亲最难忘的是晚上，一个人揉着石磨，磨出来200斤小麦……一个10多岁的女孩子，一个人在昏暗的油灯下，推着冰冷的石磨，看着自己孤独的影子，听着石磨轰隆隆的声音，一直熬到天亮，像雪一样白的粉面，够一家人吃一个月。时隔近一个甲子年，现在听来，我们心里还会隐隐地打战。曾有多少个夜晚，母亲在这样的情景中度过？我们不得而知。多少年来，母亲总是会说起这件事，在她平和的叙述中，仿佛在讲述另外一个似曾相识的人和她的故事。

母亲进门8个月后，奶奶因病去世。正碰上马鸿逵抓兵，爷爷被抓走了，村子里的男人都逃兵荒去了，找遍全村，才找到一个年老的男人把奶奶抬到坟地。

回民讲究高抬深埋，那时候生活困难，人都没力气，竟找不到一个抬埋体的人，只能草草给奶奶办后事。也没有钱散乜帖，就一家发了一个几毛钱的纸条，后来才慢慢兑回来。那时候母亲刚满 13 岁，现在想来，真是难畅极了。

爷爷是农民，父亲在兄弟四个中排行老二，还有一个最小的妹妹。奶奶去世后，母亲就接替了奶奶，照顾爷爷和这个大家庭的一切。父亲 14 岁被马鸿逵抓去当兵，新中国成立后回到家时，已经 19 岁了，在银川起重机厂当了一名干部，那时家也在银川。1958 年，父亲响应精兵简政号召，到固原县税务所工作，把全家迁回了老家——马高庄乡豪前门村。那时候交通不便，父亲半年才能回一次家。在马高庄乡那个很远的小山村里，母亲带着 8 个子女生活。那个年代，只有母亲参加队上劳动，一个人挣工分。出门劳动，没人照管孩子。母亲就在炕最里面的拐角处，打了一个结实的木桩，再用羊毛和着碎布条搓出结实的毛绳，一头拴在炕脑的木桩上，另一头拴在小孩子的腰上，孩子在炕上来回爬出半圆（四个姐姐和我都是这样拴着的），掉不到地下，母亲才一路小跑着去参加劳动。劳动的地方很远，要翻过几道沟，每天在那些沟里来来回回至少翻四五次，母亲的一双小脚是怎样趟过这些弯弯曲曲的山路的，我们不知道，只有母亲那双磨出老茧的脚感觉得到。母亲一年四季忙个不停。春天，一个人用背斗往田里背粪；夏天，拔麦子割豆子，还要抽空拾麦穗，回来揉出颗粒，再磨碎，给孩子们做拌汤，哄饱孩子们的肚子，日子就这样被母亲一双勤劳的手规划着。一家人吃不饱，日子还能凑合着过。秋天，收糜子的时候，母亲又利用劳动间隙，一刻不停地拾糜穗，勉强维持一家人的生活。更不用说那些秋收后，扶犁耙拾柴火，冬天打场扬场，男人们能干的活儿母亲一样也没拉下。因为家里只有她一个劳动力，还有 70 岁的爷爷和几个未成年的孩子，都等待她挣工分换来的粮食填饱肚子。

母亲曾说我 1 岁多的时候，有一次夜里发高烧，她抱着我一路小跑，跑过七十里弯弯曲曲的山路。深黑的夜晚，一个女人怀抱着 1 岁多的孩子，黑黝黝的山道里，晃动着一个可怜的身影……那时候山里还有狼和狐狸这些野生动物，平常母亲是个很胆小的人，那一次母亲全然忘记了恐惧，从马高庄的豪前门村跑到

乡上卫生院，一路上还不断呼唤着我的名字。母亲还说起姐姐出疹子，发高烧，我们几个小孩子都传染上了，在炕上睡了一排排。母亲心急如焚又束手无策，还不敢待在家里，必须到生产队里去劳动……有多少次，母亲在孤立无援的情景中，独自一个人默默地支撑着。

母亲照顾了爷爷 30 年。爷爷去世的时候，父亲还在固原，那时交通不便，传个音信很困难，没能及时赶回来，还是母亲一个人承担。姐姐当时已经知道爷爷不行了，还得赶到生产队参加劳动。那时母亲 40 多岁。这些事第一次听到后，我不得不想，一个瘦弱的女人，独自为两个老人送终，她是怎么挺住的？现在送个亡人，所有听到的人，都会赶来送行，场面宏大，极尽哀荣。真不敢思量，奶奶去世后，竟然找不到一个抬的人，对我们这样生死事大的传统家庭来说，母亲当时的心境该是多么的凄凉！母亲从来没有提起她经历过的痛苦，说起来的却是她对爷爷奶奶未能尽孝的遗憾。同时，她心里只期望儿女们过得更好。她背负的苦和痛，到现在我们仍然不曾分担，只是看到母亲日渐虚弱的身子，我们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隐痛。

20 世纪 60 年代粮库有存粮，人却饿得没饭吃，就在野外挑能吃的野草野菜。家里还喂养着生产队分派的几头大牲口，还有一大堆家务，母亲是如何安排这些活儿的？当母亲讲到这些往事，我的眼前到处是母亲不同的背影：在田野里扶着犁耙的母亲，给牲口添草饮水的母亲，在麦场上扬场的母亲，在黑漆漆的山路上、扛着锄头回家的母亲，给老人洗衣、给孩子喂饭的母亲，在田间小路上挖苦苦菜的母亲……有时候，我竟然相信，母亲一定分身有术，一个白天一个夜晚，一个人能把那么多的活儿干完，她还怎么吃饭和睡觉呢？问起来，母亲总是叹一口气，摇摇头说，现在想起那时候，怎么活过来的都不知道了。

母亲在夜晚忙得更多，为了多记两分工，在昏暗的油灯下，在缝纫机上给别人做衣服，然后再给孩子们纳鞋底，一针一线给孩子们缝补衣服，把一切都收拾妥当，才最后一个熄灯睡觉。早上五点，听到鸡叫声，母亲就又开始忙碌，将家里老老小小的事儿都安排好，灶台上热乎乎的，锅里馍馍熟透的味道已经香飘满

院了。天蒙蒙亮的时候，母亲瘦弱的身影已经在生产队集体劳动的人群里了。我们清早起来，从来见不到母亲，饿了就到锅里找吃的。几十年里，这个大家庭都是靠母亲的忍辱负重支撑过来的，队上分东西，劳动力多的分得多，母亲一个人劳动就分得很少。大姐 14 岁的时候就出嫁了，二姐 12 岁的时候就已经扶着犁在田里犁地了，从天蒙蒙亮犁到中午才回家，不犁队上就不给分粮和记工分。母亲述说这些往事时，眼睛湿润了，她是为孩子们太小就承担生活的苦难而感到辛酸。

几个姐姐都没能上学。1974 年，父亲从固原县调回预旺公社，全家也搬到了预旺街上。母亲还得到生产队劳动，三个姐姐也开始挣工分了，替母亲分担了一些生活负担。三个姐姐都没进过校门，母亲自己更没有认过一个字，念过一天书，但对孩子们的教育抓得很紧，尤其对我的学习从未放松过。我在预旺完小上小学三年级直到高中毕业，假期还参加生产队劳动。上高中了，没有床，搭个木板，吃的是红薯面、玉米面，点的是煤油灯。放学回到家，总能吃上母亲做好的洋芋面。那时家里缺油，有一次吃饭，我觉得洋芋面清汤寡水没味道，看到一个小瓶里还有油，往碗里倒了点，吃着麻麻的，就告诉了母亲，母亲惊得大喊，那不能吃！后来，说起这件事，母亲记得是院子里停着一辆手扶拖拉机，给她倒了一点儿机油，润缝纫机用的。以后，从外面回来，灶台上总有母亲调好的洋芋面，散发着香味儿。那时候，我们这一代人都在同样的环境和条件下成长，无论多么艰苦，母亲悉心地关爱，和老家那些巍峨的大山一样宽厚、坚韧。

多少年来，母亲总是把好吃的留给子女，自己舍不得吃。现在条件好了，她还保留着这个习惯，却让我们特别不习惯。几十年来，母亲对每一个子女的家庭都无微不至地关心。对我们这些儿女来说，母亲就是家，每逢回到家，母亲总是嘘寒问暖，端一杯热茶，然后亲手做一顿饭，这已经是母亲几十年的习惯了。母亲烙的火烧子，是最有味道的，母亲把肉切成很细的丝，再剁碎，混上菜，用烫面包好压扁煎出来，又酥又软。还有母亲的辣椒丝拌萝卜丝，也是这些年我吃过的最好的美食之一。吃的时候，感觉母亲性格里的温和、宽厚都体现在她亲手做

的一菜一汤里，影响我们一生的品行。所以，我们经常回家看母亲，吃母亲做的饭，像还生活在这个其乐融融的大家庭里。这一切都是因为母亲，母亲温暖着我们的心，也让我们想起母亲吃过的那些苦，受过的那些罪，提醒我们让母亲健康快乐地安度晚年。

我高中毕业，参加民族干部考试工作时，母亲才到中年，却已经很苍老了，直到现在，似乎都没有大的改变。随着我们长大成人，家庭生活也在逐渐改善，母亲又把重心转移到孙子辈上。替儿女们照顾儿女，又成了她生活中的大事，她像疼爱自己的儿女一样疼爱着她的孙子们。我们兄弟姊妹八个，现在加上小字辈，四代人组成了四十多口的大家庭，母亲就是圆心。无论是庆祝传统节日，还是儿孙辈结婚，都会自动汇聚到母亲那里。母亲里里外外地忙着准备饮食，无论炖只鸡或者煎了油香，还是买了水果，母亲都公平地分配给每一个儿孙，没来的都要留着，人人都心安理得地享受着母亲的这一份爱。这时候的母亲像一棵经年累月长成的大树，将晚辈都罩在阴凉里，无形地散发着传统美德的魅力：勤劳、善良、宽厚、隐忍、任劳任怨……四十多口人的大家庭，融洽相处，是因为母爱在那里。

母亲竭尽全力为子女们撑起一片温暖的天地，无论在几尺见方的灶台，还是劳动的土地上。她的背影印在身后的山梁上，那座我从小熟悉多次仰望的山塬，印在她一双脚丈量过的山间小路。现在条件好了，我让母亲搬到县城里住上了楼房，她对生活了几十年的老家还是心有不舍，说，上了年龄，老家就是根，没有老家就没有根了。母亲也曾说，有时候想起来吃过的那些苦，夜里就会流泪。其实在那些艰苦的日子里，我们从没有见过母亲流泪。

母亲用无法形容的耐性来守家，来应对生活。她得到的报酬是什么呢？那就是获得了丰富的人生智慧，而且保持了自己的纯真和善良。穷没有使母亲难过，累也没有使母亲跌倒，母亲的言行里总是体现着最朴素的思想，普通而又平实。至今，母亲眼不花耳不聋，还给儿女的家庭操心帮忙，总是以她的宽厚善良影响和教育孩子。我们兄弟姊妹多，大家对母亲的关心都有同感。现在但凡母亲有

病，小病就扛过去，从不拖累儿女。有一次母亲生病住院，我因为工作忙，去医院看看就走了，没能多陪陪母亲，母亲却体谅地说，你工作忙，看看就行了。现在想起来，心中仍难以安宁。

母亲让我们懂得，照顾老人，孝敬老人是我们的传家宝，她已经用几十年的言行告诉了我们。想起来曾经住过的老家的窑洞、走过的山路以及家乡的清水河，是那么原汁原味地展现着母亲的苦和乐。

（原载《朔方》2014年第3期）

【作者简介】

杨宗麒，回族，在职研究生，高级政工师。先后担任同心县田老庄乡政府副乡长，同心县预旺镇镇长，镇党委书记，同心县人口与计划生育局局长，同心县人民政府办公室主任，同心县委办公室主任，同心县委常委、宣传部部长。主编《只为你过得更好》一书。现供职于吴忠市委宣传部。

雨在天堂

马慧娟

老沙又一次抬头看着太阳

老沙蹲在田埂上不肯回家。中午的太阳在天空像个大火球，烤着他，也烤着他的玉米。他的脑门上全是细密的汗珠，多了就汇成一滴顺着鼻尖、下巴滴到脚下的土地里。老沙脸上被汗拉出一道道印记，像一条条弯曲的小河。

玉米底部的几片叶子已经枯黄，顶部的叶子不由自主地拧了起来。干旱让它们拼尽最后一丝力气仍然不能避免枯萎。灌溉的水遥遥无期，这个地方一个多月没有下雨。

老沙脚下被汗滴湿了小小的一片，看着玉米又一次无精打采，老沙的眼睛湿了。他是个勤快的农民，他一直相信只要勤快，土地就不会亏待人。

自从搬迁到这个地方，他在这片土地上付出的劳动是别人的两倍。第一年地不平整，别人都凑合着种，老沙不，他叫了辆铲车把地整了一遍，平铲车铲出的壕沟忙了半个月，结果种出的玉米还不如别人家的。

第二年，别人还是按原来的方式种玉米，老沙却种起了覆膜玉米。七月高温，覆膜的地非但没保墒，地表温度还比没覆膜的地温度高，把玉米差点烧死。老沙急了，不眠不休在地里撕薄膜，一时成了别人的笑话。等秋收，玉米又一次

不如别人家的好。

近两年流行拿平地仪平地，老沙又平了一遍地，把所有的农家肥集中到地里，又换着花样地给地里上化肥。别人的地锄一遍，他骂着让家里的老婆儿子锄两遍；别人都用化肥车推化肥，他把化肥一把一把丢在玉米跟前，再拿铁锨铲土埋掉。他就不相信，他如此实地对待土地，土地还能亏了他？

但是现在呢，脚下的土地干得快裂开口子了，急得他想用流出的汗、滴下的眼泪拯救一颗玉米。抬头看着天空，太阳面无表情，云彩也躲得没有一片。

儿子出门打工去了，是和他吵了一架走的。儿子说他再这样种地，迟早就饿死在这片土地上了。他暴怒，不种地你吃屎啊？儿子说，人家好多人不种地照样吃香的喝辣的，没见饿死一个，你就知道守着你的地，你守着，反正我不管了。老沙一巴掌扇在儿子脸上，说你给我滚，不要再回来。

老婆早晨和一帮女人去温棚里摘辣椒去了，一个小时六块钱。天没亮就走了，棚里温度那么高，一早晨挣个二三十块钱有什么意思。可没这二三十也不行啊？老婆子十天半个月也能给他几百块，要买水票，要买化肥。老婆今年都没有给她买一件衬衫，想到这，老沙有点怨恨脚下这片土地了，它怎么就像喂不熟的白眼狼呢？

老沙被太阳晒得头晕，看着远处，大地似乎要着火了一样，翻腾着阵阵热浪，身边的水杯已经没水了。他听见有人喊他，一回头，老婆找来了。老婆头巾上还残留着几片辣椒叶子，衣服后背一片汗渍，眼睛有些失神。

老婆抱怨他，这么热的天气不在家待着跑出来干吗？老沙哼了一声不愿意回答。老婆看着低头耷脑的玉米，重重地叹口气，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。两个人就这样站在田埂上，陪着玉米一起晒着。

老沙的电话响了起来，掏出来一看，是儿子打来的。老沙把电话递给老婆，老婆白了他一眼接通了，儿子问了一圈家里的事情，然后又问玉米咋样？电话在免提上，老沙是能听到儿子的询问的，他一下子觉得委屈，好像受人欺负的小孩看见大人了。

儿子继续安顿，玉米已经那样了，让他们不要再难过了，老话说，犁得细，磨得光，造物主不怜悯没指望。他在外边已经找到活了，让老沙不要担心，干到年底，一定比玉米的收成好。

老沙又一次抬头看着太阳，太阳仍旧面无表情继续发热，想着儿子在外面每天顶着太阳要干十个小时的活，老沙开始后悔打了儿子一巴掌。

一个女人的男人打来电话

村道的树荫下，围坐着几个女人。旁边几个孩子跑着玩闹、嬉戏。说是树荫，其实也没多少阴凉。柳树上的叶子正一片片往下掉，在地上稀疏地落了一层。兰嫂子抓起一把，细长的柳叶一片金黄。才七月初，再这样下去，连个乘凉的地方都没了。

几个女人开始议论，说今年怎么就这样早呢？她们已经两个月没有活干。钱越来越难挣，可日子还得继续，柴米油盐酱醋茶少一样都不行，人情世故缺一点都被人笑话。孩子要上学，老人要吃药，地里要灌溉、要种子化肥，牛羊要吃饲料，这些哪一样都少不了钱。

前几年还好一点，苗木基地、蔬菜大棚、葡萄园，多多少少都在雇人。只要勤快，哪个女人一年不挣个几千块钱，虽然不能发家致富，可维持这些基本的开销还是可以的。可这两年，市场上葡萄饱和，苗木降价，蔬菜大棚一改再改。能用机器的尽量不用人，能雇人的尽量少雇人。她们就这样被市场和机器替换淘汰了下来。

自来水也停了一个月，家家的水窖存水都不多。她们都有点焦虑，这样下去，日子怎么过？乡村自给自足的模式已经不复存在，曾经她们吃的面、油、蔬菜都是自己家地里产的，但是现在这些东西都要拿钱买。她们现在和城里人的消费水平差不多，却没有他们那么便利的就业条件。

村道上的蜀葵没心没肺地开着艳丽的花朵，它们没有被干旱影响。舍儿奶奶把洗脸刷牙的水、洗锅的水都积攒下来浇了这些花。让它们给这炙热的村庄增添